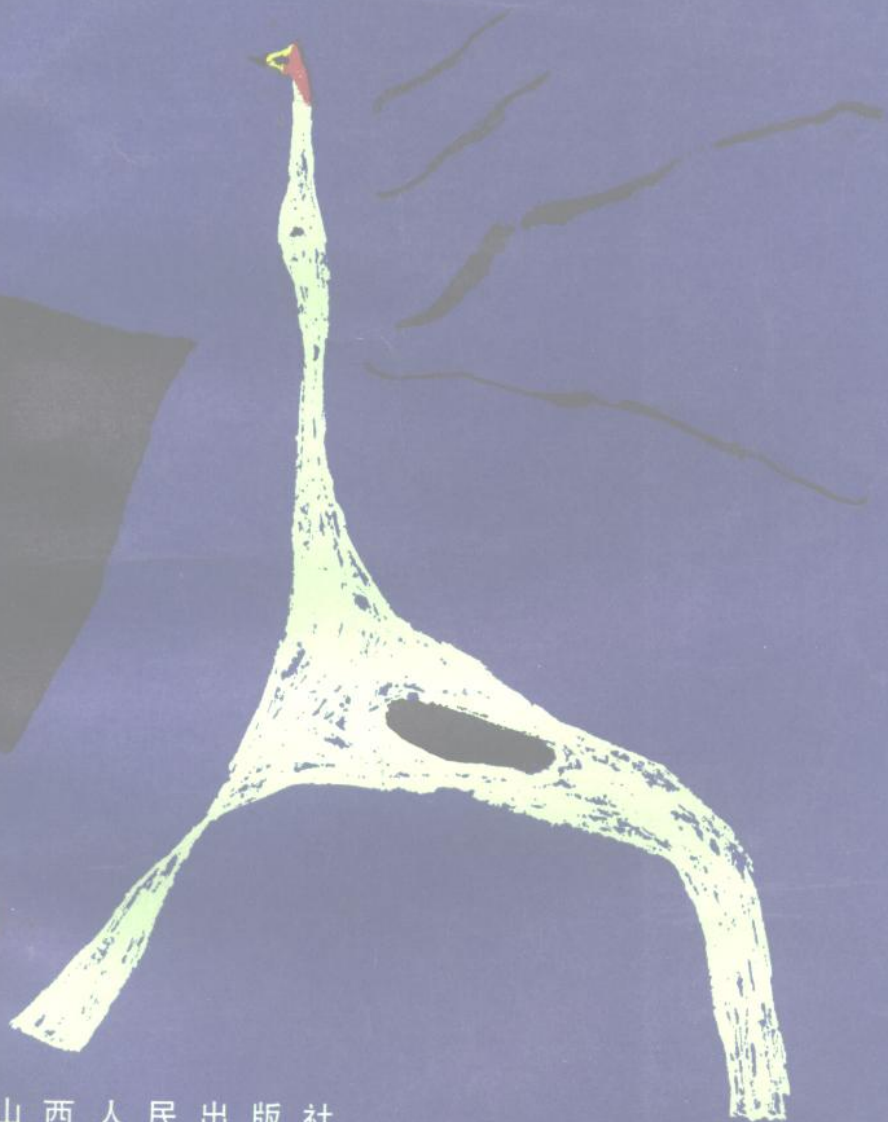


西方的哲学 和美学

汝 信



山西人民出版社

西方的哲学和美学

汝 信



山西人民出版社

西方的哲学和美学

汝 信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625 字数: 450 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7,450册

ISBN 7-203-00033-8

B·1 定价: 5.00 元

自序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个文集，是从三十年来我在西方哲学和美学方面写的文章中编选而成的。这是我的第三本文集，前两本是关于西方美学史的，这一本则侧重于西方哲学史，特别是黑格尔哲学。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从事哲学研究工作。别人说我是研究“黑学”的，这大概是因为我在五十年代当过贺麟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曾经在他指导下学习黑格尔哲学的缘故。实际上，我是半路出家，原来学的并不是哲学。我在解放前夕毕业于上海一所教会大学，主修的是政治学，副修经济学。在大学里不仅没有念过黑格尔的著作，而且连一般西方哲学的知识也少得可怜。当时这所教会大学规定学生必须选修有关宗教学的课程，因此我就选修了已故的徐怀启先生讲的“哲学与宗教”，可以说这就是我在大学时期所受的全部正规的哲学训练了。那时根本没有想到以后自己会去研究哲学，至于美学则当时大学里似乎从来没有开过这门课，连它究竟研究什么也不甚了了。一个哲学上的门外汉后来怎么居然搞起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研究，恐怕还得承认其中有偶然性因素在起作用。

1950年冬，我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冰天雪地里正好赶上了第二次战役，然后又南下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从长津湖一直前进到三八线。在艰苦的行军和敌机轰炸中几乎把随身用品丢个精光，成了彻底的“无产者”，第五次战役结束后转移到后方，却意外地发现，在出发前轻装时留下的物品中还保存着一本俄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它是我出国途经沈阳时在国际书店买的，就成为我当时在朝鲜战场能利用来提高俄语水平的唯一工具。这样，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开始接触到西方哲学和美学。我学俄语不久，要读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防空洞里微弱的烛光下，我逐字逐句地啃，反来复去地琢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思，有时简直是猜。这样硬啃生吞的结果，不仅逐渐增加了我对这位“俄国的普罗米修斯”的理解并油然而产生了崇敬之情，而且越来越使我对哲学和美学发生了兴趣。朝鲜停战后可以通过邮购从国内获得书籍，读书的条件大为改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的一些主要哲学著作，过去总觉得难懂，就是在这个时候慢慢读懂的。现在回忆起来，在朝鲜战场上度过的几年实在是我的学习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从朝鲜回来后，我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凭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的干劲和勇气，我尽可能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开始搞起研究和翻译工作来了。那时我除了发表过一篇关于经济学的文章外，还没有写过哲学文章。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我牺牲了几个星期日的休息，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一文，寄给《文史哲》杂志，因为有同志告诉我这家刊物是最关心支持不知名的青年作者的。我的这篇幼稚的习作居然承蒙采用，这就大大地增强了我研究哲学的信心。谁知道这成为我以后从事专业研究

工作的开始，如果不是偶然地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也许我不会改行去钻研那抽象晦涩、叫人头痛的哲学。过了三十年再来读自己的这篇文章，就象鲁迅先生所说看自己在婴儿时期光着屁股的照片一样。但我还是把这篇小学生的作文加以修改后收入了这个文集，因为它是我开始从事哲学研究的一个真实的记录。无论是作为一个人，或是作为一个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永远在我心里占着崇高的位置。我曾经化了不少时间去翻译普列汉诺夫论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以表示我对这位俄国革命先行者的敬仰。“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用列宁的评价来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平反。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当然不能完全赞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但我始终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代表着俄罗斯哲学思想的最优秀传统和最高水平。

我真正开始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哲学，还是在我投考贺麟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之后。当时我们党正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我自己也想做点研究工作。做研究工作首先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要学辩证法。我深感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太差，特别是有鉴于列宁所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因此就下决心到哲学研究所跟贺麟先生学黑格尔辩证法。贺先生收下了我这个哲学根基很差的学生，要我系统地阅读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原著，并指导我着重读黑格尔的一些主要著作，特别是《精神现象学》和《小逻辑》、《美学》。黑格尔哲学包罗万象，气魄宏大，思想丰富深刻，使我大大地开阔了眼界。认真地研读了黑格尔的著作，我才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及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上所完成的革命变革的伟大意义，才懂得列宁为什么要在他的“哲学遗嘱”《论战斗唯物

主义的意义》中这样强调从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黑格尔辩证法。在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我也参阅了不少资产阶级学者的有关著作，这些著作尽管在资料的汇集和考证、历史背景的说明以及某些具体问题的阐释方面，有许多可取之处，然而就其对黑格尔学说的精神实质的理解来说，则往往是歪曲的或浅薄的，远不及马克思主义大师们那样深刻透辟。这使我更加坚定了这样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而且可以从黑格尔那里批判地吸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只有他们才是这份丰富的哲学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本着这个想法，我从各个方面去探讨黑格尔哲学，陆续写了一本小册子和一些论文，其中有一部分是和姜丕之同志合写的，这次选了几篇主要的文章收入了文集。对这些文章，我多少还有点自知之明，决不敢有“文章自己的好”的不合实际的想法。我只是一个不大够格的探索者，越研究黑格尔就越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但只要情况许可，我还是要一直探索下去的。

当然，我认为研究黑格尔哲学不应该停留在黑格尔上面，因为真正构成人类思想发展中的伟大转折的是从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的前进运动。这应该是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牢牢地把握的一条主线。但是，我觉得在这条主线之外，也必须适当注意在黑格尔之后发展起来的另一条相反的思想线索，那就是以突出个人为特征的社会思潮。近年来我所写的关于施蒂纳、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文章，是对这种社会思潮进行初步剖析的一个尝试。特别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对现代西方思想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的思想由于存在主义者的鼓吹发扬已经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时代潮流。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不仅严重地落后于国外已达到的研究水平，

而且远不能适应于我们同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进行斗争的需要。我自己也刚刚在起步,所以要写那些文章,无非是希望它们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收入这本文集的文章中,有些是在过去历次思想批判运动的影响下写成的。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文章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时代的烙印,虽然我尽可能作了必要的修改,但恐怕很难完全消除过去免不了的痕迹。我倒觉得,通过这次编选工作,重新检查一下自己过去写的文章,认真地想一想其中有哪些失误,对提高认识还是有好处的。关键是要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避免在今后再犯类似的错误。可是,我也不能同意这样的一种意见,仿佛过去对历史上的剥削阶级思想和当代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批判都错了,从柏拉图到杜威都不应该批判。我认为,如果这样看问题,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它要改造整个旧世界,就不能不批判旧世界的一切,包括旧世界的思想在内。何况马克思主义不仅对敌对的思想体系采取批判的态度,而且也批判地对待自己,对自己的一切过时的东西、已经被实践证明为不正确的东西,都毫不吝惜地予以扬弃。放弃了这种革命的批判态度,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批判,而在于应该怎样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应该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第一,这种批判绝对不能被曲解为对以往哲学文化遗产的形而上学的全盘否定,而应该是辩证的否定,也就是在批判对方的同时吸收和继承对方的一切积极因素,从而使自己丰富和发展起来并超越对方。因此,它和对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是毫无共同之处的。第二,这种批判必须是实事求是的,它首先应该从客观实际出发,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如实地加以评判,而决不能从一些简

单的条条框框出发，凭二手材料中摘引的片言只语，就任意作出主观的臆断。这就要求我们加强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事实材料的基础上作认真的钻研。第三，这种批判又必须是充分说理的，只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驳倒对方，而且要允许批评和反批评，决不能象过去搞所谓“大批判”那样，以盛气凌人的态度，用简单地划成分、戴帽子、打棍子的办法去打倒别人。我想，只要真正做到上面这几条，建立起真正科学的批判态度，就一定能把西方哲学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这是我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几点粗浅的认识，愿意提出来与同志们共勉。

最后，还应当说明，这个集子里的有些文章写成后，当时曾经请一些研究西方哲学和美学的专家看过，承他们提出不少宝贵的意见，特别是贺麟、姜丕之同志给予我很多帮助和指导。在编辑出版这个文集时，得到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协助。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目 录

自序	(1)
西方哲学史中的主观能动性问题	(1)
西方美学史上“美”的概念的发展	(21)
赫拉克利特与辩证法	(80)
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批判	(102)
青年黑格尔的社会政治思想	(124)
论青年黑格尔的异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97)
黑格尔与谢林的决裂	(241)
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方法	(261)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意识和自我意识	(289)
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若干问题	(323)
从右面批判黑格尔的克罗齐	(378)
费尔巴哈——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403)
施蒂纳的生平和著作	(415)
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述评	(453)
马克思和美学中的革命	(497)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	(518)

普列汉诺夫著《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

书中译本前言·····	(542)
列宁是怎样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	(551)
列宁对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批判·····	(558)
实用主义经验论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	(578)
论尼采悲剧理论的起源·····	(592)

西方哲学史中的 主观能动性问题

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是关涉到主体和客体、人和周围世界的相互关系的重大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和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在西方哲学史上，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曾经引起不同派别的哲学家们的热烈探讨。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得到正确而彻底的解决。为了系统地理解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方面的伟大历史贡献，有必要对以往的哲学史作一个简略的回顾。

* * *

在西方哲学史上，严格地说，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是近代才出现的哲学概念。西方哲学思想肇始于奴隶占有制时期的古希腊。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处于幼稚的神话时代，支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微弱，因此，人们对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还缺乏明确的理解，还不能在真正科学意义上提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不论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都是当时社会的统治阶级，即奴隶

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他们脱离生产劳动，鄙视物质生产实践，把脱离实践的纯理论活动奉为最高的生活理想。古希腊最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生的最高幸福，在于观照所谓理念世界^①。另一个古代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认识或观照置于实践行动和创造之上，把它看作是高级的人类活动。在他看来，理性的沉思活动是“人的最完满的幸福”，因为它“既有较高的严肃的价值，又不以本身之外的任何目的为目标，并且具有它自己本身所特有的愉快”^②。这种静观的哲学观点，在当时进步的唯物主义者身上也同样可以看到。例如古希腊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德谟克里特就认为，平静安泰的生活是人的理想，“生活的目的是灵魂的安宁”^③。显而易见，古希腊哲学的这种静观性质，使它不可能认真地探讨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的。

应该指出，我们在个别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里，也可以看到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思想的萌芽。例如亚里士多德在关于形式和质料的学说中，把形式看作积极的、能动的本原，似乎由于形式的作用，才使包含在消极的质料中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比如说，建筑材料（质料）之所以成为一座建筑，是由于建筑家的设计图（形式）的作用。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他对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素朴的理解。但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谓形式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是一切存在的本质，而不是专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且归根到底和神学的目的论观念结合在一起，他

① 参阅《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176—178、284—287页。

②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0卷，第7章。见《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27页。

③ 参阅《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7页。

认为神是“一切形式的形式”、“第一推动力”。因此，我们很难说亚里士多德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

大致说来，这种情况在整个欧洲中世纪哲学中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在经院哲学占统治地位、宗教蒙昧主义势力横行的条件下，哲学沦为神学的侍婢。经院哲学家们大多对现实生活不感兴趣，他们极端鄙视自然，鄙视物质实践，甚至连带到鄙视肉体。他们沉溺于抽象的思辨和烦琐的形式主义的争论，鼓吹禁欲主义，追求“灵魂解脱”和神秘的内心生活。在这种宗教思想体系的支配下，一切都被归结为上帝的安排，人对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几乎完全被抹煞了。

在西方哲学史上，明确地提出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的，是在封建制度开始崩溃、资本主义关系初步形成的时期。早期的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家们，对封建主义及其思想支柱经院哲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尖锐地批判了宗教哲学家们脱离实际、蔑视自然和贬低科学知识的观点，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理论准备。他们反映当时生产力巨大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强烈地要求认识和支配自然，提倡实践，宣传科学精神。这样，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一般认为，十七世纪的英国著名唯物主义者弗兰西斯·培根是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强调指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哲学家。马克思把他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①，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培根的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培根推崇知识，强调知识在人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知识是

①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

人们驾驭自然、支配自然的力量源泉。在他看来，以往的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哲学的主要缺陷，就是它的思辨的、静观的性质。培根反对脱离实践的空谈，要求知识服务于实践。他认为人类应该确立大志，凭借科学知识的帮助，努力扩展人类对于宇宙的权利和统治，也就是说，他要求人们尽可能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去掌握知识，征服自然。因此他讴歌一切发明创造，把它看作是最高贵的人类活动；他鼓励人们破除迷信，大胆追求科学知识，反复强调知识的伟大威力；他号召人们从事改造自然的实践，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

作为唯物主义的捍卫者，培根阐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思想，那就是，人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必须以认识客观规律为前提，必须充分尊重客观现实，从实际出发，才能收到实际的效果。人在自然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奴隶，但要驾驭自然，首先必须认识自然，掌握自然的各种规律。因此，对自然的正确的知识，是人们在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真正基础。他说：“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结合为一，因为原因如果没有知道，结果也就不能产生。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在思考中作为原因的东西，在行动中便构成规则。”^①这些话表明，培根已经注意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问题，并且指出，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基础。可以说，提出这个问题是培根的很大贡献。

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培根虽然提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但他的理解却是朴素的、直观的。这主要是由于他对实践的理解还很狭隘。他所承认的实践只限于科学实验，只是单纯的技术活动，他不了解广泛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的重要

① 《新工具》，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9页。

性。因此，在他那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主要限制在科学实验室里。尤其是，培根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探讨主观能动性，所以他不能了解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培根的哲学观点带有“神学的不彻底性”^①，承认“双重真理”，为宗教信仰留下了地盘，这也妨碍了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达到更高的理解。

在十七、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培根的后继者没有进一步发挥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取得了统治地位以后，在主客观的关系问题上，流行着机械决定论的看法。无论霍布斯、洛克或者斯宾诺莎，他们都片面地强调自然对人的制约作用，忽视人对外部世界的反作用。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的第一个特有的、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就是把力学的比例尺用于化学过程和有机界的过程，广泛地用纯粹机械的原因去解释各种现象。这个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拉美特利写过一部以《人是机器》为题的名著，在他看来，人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②。这种把人看作机器的观点，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中间得到了普遍的支持。霍尔巴赫认为可以用纯粹的机械作用来解释各种生理现象和精神现象，而狄德罗则把人叫作“由血肉组成的机器”，似乎人与铁制机器的区别，仅在于人是由血肉组成的，人在运行时是有意识的。应该承认，这种观点在当时反对宗

① 《神学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② 拉美特利：《人是机器》，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0、65页。

教神秘主义的斗争中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可是把人当作机器，就不可避免地会把人看作纯粹由外力刺激所推动的被动的东西，这样就必然会片面地夸大人对周围世界的消极的承受性，而忽视人的积极的能动作用。

法国唯物主义者强调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不能不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他们认为：人是自然界的创造物，他生活在自然界里，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他不能摆脱自然界，甚至他的思想也不能超出自然界。就承认客观规律对人的制约作用这一方面来说，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但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只是强调了自然界对人的决定作用，没有充分重视人们也能依据客观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一面。

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意识活动完全由外部世界所造成的印象而引起，人们在行动时，表面上似乎出于他自己的意志，实际上却只是一系列外部原因支配他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服从于自然界的铁的必然性，人的意志不能影响事物的进程，一切都已经预先决定。这样，他们就由反对唯心主义的“意志自由说”，而倒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形而上学的机械决定论。

从机械决定论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宿命论。大多数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宿命论者。这种宿命论的倾向在霍尔巴赫的巨著《自然体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他看来，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命定如此的”。他这样写道：“所有在我们身上经过的一切，或是通过我们而发生的一切，就像在自然中产生的一切，或我们归之于自然的一切一样，都应该归因于一些必然的原因，这些原因按照一些必然的法则而活动并且产生一些结果，而其他的一些结果又从这些结果中产生。定命，就是在自然中建立起来的永恒、不变而必然的秩序……支配物理世界种种运动的必然，也同样支配